

荒漠尋畫記

——憶美國沙可樂美術館收購清代官像畫舊事

傅申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筆者自一九七九年秋辭去耶魯大學教職，應聘華府國立佛利爾東方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以來，由於館藏時機、市場供應和經費的緣故，博物館的購藏以書法為優先，繪畫居次，近代畫與肖像畫則不予考慮。

一九八七年沙可樂美術館(Sackler Gallery of Art)尚在籌建的階段，消息一經發布，便引起美國愛好東方藝術人士的注目。當年十月，筆者接到一通來自新墨西哥州的電話，從語音辨別，知道他是一位年長而且重聽的老先生，名字叫作理查·卜里茲拉夫先生(Richard Pitzlaff，以下簡稱卜先生)。他說有一批稀有的寶繪，適合我們未來的新博物館展覽和收藏，他願意提供一部份作為長期借展，同時也擬出讓一部份。由於是長途電話，雙方口音又不習慣，溝通起來有點困難。他的談話大意是：他一再強調這一批寶物、官像畫和郎世寧的手卷，如何有價值，如何美好，色彩鮮艷，畫筆精工，因為他的牧場區近來治安不好，曾有一批珍貴的印第安繪畫遭竊，因而擔心他的中國畫收藏，所以一部份鎖在Santa Fe的銀行保險櫃裡，還有一大批大軸仍然堆放在他牧場的臥室和客廳裡，也有一部份裝在玻璃框內，分別布置在牧場的各式房間內。

他說明自己在一九三七年曾經到過中國，在偶然的機緣下認識了一位吳先生(Wu Lai-Hsi)，賣掉他的瓷器，因緣際會買進了一批官像畫。當時卜先生就向他買了一對皇帝近臣的夫婦像。其後由於抗日戰爭，中國局勢一片混亂，吳先生陸續從民間收得不少畫作，卻極為擔心這批藏品的安危，於是決定全部寄給卜先生。卜先生透過在美國空軍服務的朋友，將

一筆畫款交給吳先生，畫軸裝在大木箱內直接寄到了牧場。

卜先生還說，這一批畫像，因為畫幅巨大，不是單一個博物館能夠展出的，另一批尚未付款的畫，可以借給博物館展出或寄存。他說吳先生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曾寫給他大約三十封信，提供了畫中人物（畫像主）的說明，他認為連同這些皇族及高官的畫像，將是一本很有價值的出版資料。他一再強調這是除了中國本土與蘇聯之外，流傳海外規模最大的一批官像畫。卜先生強調有些高品質的畫像，應當是「中國的國寶」，當中國太平以後，應該歸還給中國，但是這麼重大的責任，他本人是無法勝任了，因為他當時已八十五高齡，並且健康堪虞！

卜先生一再敦促我早日親自去看這一批「美麗」的中國畫和郎世寧的畫卷，假如沙可樂美術館沒興趣，他將尋求日本買主云云。（因為當時日本人正以高價購買印象派作品。）

但是，正如本文開頭就說明，佛利爾美術館和近代的嚴肅藏家，都只注重歷代名家書畫的收藏，不會正視這一種裝飾性強，而且原本是有特定功能的肖像畫，更何況假肖像、偽祖宗像充斥著市場，筆者個人其實也欠缺興趣，所以並不積極進行，只是請他寄些照片來看看，以後再作定奪。

其後，卜先生寄來一些品質並不理想的照片來，繪畫的品質也並不整齊，我就請他再多寄些照片，由我來挑選幾件。並請他將每件單價列出，以便選購。但那好像並不符他的願望，（後來才知道他並沒有底片，要請人去牧場照相，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事情就延宕著，到了一九八八年的年底，就連收到的照片全部退還給他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沙可樂美術館為了推廣兒童美術教育和介紹中國的水墨畫，接受了中國大陸的一位小女畫家亞妮的畫展，竟然大受媒體青睞，造成一時的轟動。遠在新墨西哥州牧場的主人卜老先生又熱心起來，他又打長途電話到館裡。當時因為新館成立，事務增加，我主持的中國畫部門也添了一位助理，原是我在耶魯大學教研究所時的學生，中文名字叫司美茵(Jan Stuart)，老先生與她舊事重提，而且正值他牧場經濟有困難，所以極為主動積極，力邀筆者與司美茵前往牧場，一切待看過「寶物」再說。

就這樣，與沙可樂館長畢奇先生(Milo Beach)溝通以後，該年秋與司美茵從華府飛到了新墨西哥的首府，再租車開

到「Santa Fe」的一家銀行，卜先生在他的年青助理協助下，打開大保險櫃，一行人看了將近二十件古物，其中有「永仁宮御用」的地毯、八仙過海的刺繡等，大部份還是宮廷畫像，還有一件《御賞麗人游獵圖卷》，卷尾具有郎世寧的款字，畫中人物、仕女、建築皆是歐式，而且用西方透視及明暗的立體表現手法，因此對中國觀眾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筆法、線條、造型都不及郎世寧的水準。卜老對此畫一直贊不絕口，並指著卷尾畫中寬闊的水面上，載著馬匹的一艘小船說，這是他購買此畫的最大誘因，因為看到這艘運馬的船，使他回想起當年如何遠涉重洋去埃及，將名種馬匹載運回來美國的往事。他強調說：他是美國第一位將埃及名馬的馬種引進到美國的牧場主人。但是，在銀行裡看到的官像畫，品質較為一般，看完後，由於大批的畫作還存放在牧場，他們告知了開車的路線方向，當晚先回牧場去了，約我們第二天在牧場見面。

次晨清早上路，在人煙稀少的半沙漠地帶公路上疾馳，極目遠眺賞景，注意到地平線上有一座雄渾的山頭，隨著公路的彎曲和上坡下坡，時隱時現。我私下想，假如能到那座山邊，就近瞻仰它的雄姿該有多好！但是，開了幾個小時，估計路程已去了一大半以後，那座山已經不在前方，而是變成左方，最後因為被較近的小山及林木遮住了，連山頭也不見了，心中不免感到遺憾、失落。

當我們小心翼翼地按照地圖，離開大路，開到彎曲的鄉村小路，在小山谷裡轉了一段路程之後，路面愈來愈差，一路碎石和灰塵，偶而見到的農舍也都是比較一般的那種，兩個人的心都像顛簸的汽車一般，愈來愈忐忑不安起來。雖然那是一條唯一的路，不可能岔到叉路上而走錯了方向，可是怎麼都看不到我們心中想像的能收藏大批中國畫的豪宅巨舍。當車行到一處牧場的圍欄，停車在簡陋的入口，遠遠望去，那座不見的山頭竟復現於遠方了，路的盡頭只見低矮的平房，雖然路程是符合了卜先生形容的終點，可是我們兩人都不敢置信，在那座房子裡會收藏著一批中國畫。於是，從不平坦的路面、有積水坑洞的入口，把車倒退出來，再繼續往前開。不久就上了山坡，進入樹林，路面由小石子變成了大石頭，簡直只有越野吉甫車才能勝任得了，而且愈行愈窄，前方不像有人煙馬跡的樣子，終於決定在一處勉強可以倒車的地方，掉頭依原路搖顛著回到了山下。這時又經過那座牧場的入口，猶疑了一會兒，還是開了進去，心想即使找不到卜老先生，也可

以開向那座山頭，在比較近的距離觀賞一下它的山岩。

將車子停在石砌矮牆邊，下車即有「雞」犬相迎。那些家禽，倒不是什麼雞，而是一群孔雀！查對郵箱上的地址，正是卜老的家。從房簷下的石板地走向大門，滿地都是孔雀糞便，很不容易找到落腳的空隙，只能踮起腳尖來走路。一抬頭望向廊簷的畫頭，轉角的牆上，正掛著一幅等身大小的官像畫，在塵灰覆蓋的玻璃鏡框內，袍服上石青和硃砂的色彩竟然仍十分鮮艷呢。

驚訝中，卜老和助理也正好開門從室內迎了出來，時近黃昏，先將我們兩人分別安置在另一棟平房的客房內，安頓好行李後，招待我們在廊簷下吃了簡便的晚餐。由於卜老沒有女主人或管家，只能以麵包、起士、水煮馬鈴薯和一些罐頭肉類宴客。晚餐時，夕陽正好從屋後的山頭落下，燃燒起滿天的晚霞，絢爛奪目，隨手拿起相機即時留住這一片景象。人世間的車輻喧囂聲，在此全然隔絕，隨著暮靄漸濃，院中的孔雀們紛紛飛上庭前高樹的枝桠，或客房的屋簷上棲息過夜去了，使從未見過孔雀飛翔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餐畢，我和史美茵在廚房裡協助清洗淨碗盤刀叉，卜老不時呼喚著Mr. Fu（傅先生）、Mr. Fu叫得那麼親切自然，不像他跟我在電話中通話的樣子，使我才剛有一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時，一條棕色的狗，搖著尾巴迎向卜老。原來卜老口中的「傅先生」，是他那一條愛犬，而不是我這位客人！當時真使我哭笑不得，好在我聽到那親切呼聲的當下，反應還有點迷惑遲鈍，沒有像他的愛犬那般快速迎向他！原來其愛犬Mr. Fu是西方人豢養的一種中國犬，叫做Fudog（可能是「福」犬），所以卜老暱稱他晚年最忠誠的伴侶——愛犬為Mr. Fu這對姓傅（Fu）的筆者來說，反應上自是比較敏感的。

略憩之後，卜老就迫不及待引我們到他的大客廳兼臥房（因為有一張大床，但是床和沙發上堆滿了裝畫的長筒），在他的助理的協助下，從筒中取出一幅幅畫，拆開層層裹捲的襯紙，將巨軸掛列牆上，在燈光下攝影、紀錄並丈量尺寸。作品以大幅居多，但優劣不等，看後再逐幅妥善包紮，過程相當繁瑣。看了十餘幅，大家都有了倦意，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一早被後院的雞啼喚醒，匆匆梳洗後在晨霧中走向馬場，等待日出。宿霧散去，萬里無雲，晨曦漸漸將屋後的山頭，從山尖燒到山腰，漸而天色大亮。馬匹都靜靜地沐浴在溫暖的初陽下，夜宿枝頭的孔雀們也紛紛撲著大翅回到地面。於是又忙碌

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還在挑燈觀畫，終於將卜老的藏畫全部紀錄一遍。復在牧場過了一夜，第三天早飯後，懷著異樣的心情打道回府。在卜老和他的助理與我們告別的同時，Mr. Fu也搖著尾巴送客。車子緩緩地駛離牧場，當我們經過牧場外的小山坡上時，特地停下了車，回頭遠眺了一番，才又揚起塵砂，開向來時路。

此行看過原作之後，因為其中有十分之一以上確屬官像畫中的上品，中等的也不少，而且確實是從清宮或高官後裔手中流散出來的，不是一般坊間製造的祖宗像所可比擬，雖然品質不齊，但可以看出宮庭肖像畫的盛衰和風格演變。畫中的人物，雖然大部份像主不明，但經過初步的調查，畫像主中有皇子、有高官重臣、有命婦，從清初到清末，涵蓋甚廣，在沒有攝影術的時代，倒是能夠為我們留下歷史人物面貌的記錄，歷史學者也會認為是一批重要的圖像資料。舉例來說，初步統計，這批畫像中包括康熙皇帝二十四子之中的第二、三、九、十、十三、十四及廿一諸子等，也都是雍正皇帝的弟兄，還有雍正的母親、妻妾等。其他有多爾袞、鼐拜、果親王、和碩裕親王等等，他們的朝冠、朝服、翎頂、蟒袍、補子、披肩、朝珠，甚至畫中傢俱、地毯等等，都是可資研究的材料。因此筆者與館方、卜老來回商討以後，向史密森總館申請到一筆專款，終於在卜老半賣半送（抵稅）的條件下，整批（裝在鏡框掛在各廳房中的畫除外）收購保存，以免因散賣流傳而失去蹤跡！

在沙可樂副館長的支持下，並與筆者再度專程造訪卜先生，這一次筆者成了識途老馬，令我重新回味一次牧場之旅，並在歸途中取道別徑，訪問了新墨西哥的原住民保留區和美術館。兩次行程是個人在美術館任職經驗中最堪回味的奇異之旅，要不是這一批官像畫本身有這麼一段特殊的流傳經歷，我做夢也萬萬想不到在那樣的荒山僻野，被家禽糞便所包圍的低矮牧場莊舍裡，居然窩藏著一批清宮的舊藏！即使我個人旅遊，想必也不太可能會到那樣一個地方。

卜老雖然年老弓背，但是鼻樑高挺，據說是美國東部某名校（哈佛？）的景觀建築系畢業，年輕時一定英俊煥發。想當年這座帶有墨西哥風味的莊舍初建之時，除了各廳房甚至廊廡中都裝飾有玻璃框裝的大小畫像，大廳中更有大約五乘十尺的大橫幅，畫某顯宦一門的宴樂圖，另一端是某皇子夫婦的等身像，大瓶中插著一簇孔雀羽毛，正好與畫像中滿清朝冠翎頂相呼應。想來卜老當年會飼養孔雀，必定與此批畫像有關。在其盛年時，此一牧場也曾冠蓋一時，室內裝璜的大幅照

片，曾經上過建築雜誌，住在新墨西哥的美國著名女畫家歐姬芙，也曾經是卜老的座上客。

這一批畫像雖然只有部份能確定像主的名字和身份，並且繪畫品質參差，但是相貌多樣，女像中有皇妃、貴婦、閨秀，也有貌如農婦、老嫗或薄命女子。男像中有黑臉莽夫、白面秀才，有的滿臉縐紋，有的肥頭大耳……。由於時代跨度是從清初到清末（少數明代作品不論），讓我得出以下的印象：開國一代到清初，有出於想像，相貌粗獷，肥頭大耳，漸而寫實如真人，有雄健豪邁或英雄草莽氣者，有福將、有豪傑、有姿貌英武、氣宇不凡者。到了清中期，諸像都漸漸文質彬彬起來，男俊女秀，畫的品質也提高不少。甚至有一些畫像受到西方明暗光影法的影響，描寫得精緻細膩，十分寫實。到了清末，男女諸像都羸弱如病夫，臉色蒼白多作夭壽亡國之相。因此，整體而言，從這一批清代宮廷的官像畫看來，似乎也反映了有清一代國勢的盛衰，不論從人物相貌，或從畫工精粗與表現能力來看，皆如是。

使這批畫像的流傳海外最具關鍵性的中國人，就是卜老先生說的 Wu Lajins，據說他曾與卜老通信三十封之多，但卜老在一九九一年辦完這件大事之後不久也就過世了，他的助理打長途電話來通知，卜先生享壽大約八十九歲，那三十封信也就從此下落不明，無人知曉了。Wu 氏，姓吳是可以確定的，而且筆者在卜老處偶然見到一張中文字條：「外交部顧問、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顧問吳」，如此身份，也就難怪他能與卜老溝通書信、交易無礙了！而且這批畫像的一部份，極有可能原是東北瀋陽故宮的舊藏。此外，筆者記得在偶然閱讀英文的瓷器資料時，也曾遇到過 Wu Lajins 的名字。他應該在一九三〇及一九四〇年代曾經活躍於瓷器商場的人物。附記一筆，將來遇到有心人，也許會進一步發掘這一方面的史料。

卜老先生在五十餘年中，為這批畫也付出了相當可觀的金錢和心力，如銀行的大保險櫃等，而且也幸好是在乾燥的新墨西哥州，沒有霉斑，也無蟲蛀，許多畫色澤如新，應當與五十年前無大改變，比較陳舊的畫，也應是在離開中國大陸時便如此。卜老是這批畫的知音和守護神，是無可異議的。

不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時代，使得這一批不平凡的官像畫，有了不平凡的遭遇。遠渡重洋之後，在美國西部的新墨西哥州荒無人跡的深山牧場裡，隱遯了五十餘年，最後終究是不應該被埋沒的，還是回到了帝京（華府），雖然不是北京。

在筆者離開沙可樂美術館之前，就設計了專櫃陳列，經常與觀眾見面，助手安明遠作了初步的研考，科技室顧祥妹正在逐幅修護，學者們正計劃合作研究中。但無論如何，卜老對這批畫的忠誠愛護，才有今日的發展，實在功不可沒。

從一九八七年卜老開始與筆者接觸，到一九八九年再與史美茵聯絡，至一九九一年收購手續全部完成，正式登錄為沙可樂美術館的藏品，成為研究清代官像畫在海外的一大中心，筆者能夠親歷其全部過程，是筆者先後從事美術館工作將近二十年的經歷中，最富傳奇性、也最難忘的一次任務，走筆至此，真覺三生有幸！

（以下本文所附圖片，二〇頁至二八頁為作者傳申攝影，二九頁至四〇頁則係根據美國沙可樂美術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月曆圖版刊印）



卜老牧場上的名駒和「福犬」，背景山頭，老遠可見。



巨軸畫筒堆滿沙發上下。



卜老大為欣賞英和畫像上精工繪製的袍服。



有偽郎世寧款的《麗人游獵圖卷》卷尾的運馬小舟，使卜老回憶當年自埃及運來名馬的往事。



卜老指著命婦畫像說往事



卜老床頭巨幅清皇族行樂圖（局部）



清武臣像（局部）



清命婦像（局部）



清皇族像（局部）



清命婦像（局部）



清皇族像（局部）



清皇族像（局部）



清康熙皇子中年及老年像（局部）



清皇族夫婦像（局部）



清果親王像（局部）



清命婦像（局部）



清官像畫龍袍局部



乾隆北海遊騎圖（局部）



清皇族像（局部）



清命婦像（油畫、局部）



清皇族像（油畫、局部）



清皇族像（局部）



清命婦像（局部）



牧場山後的晚霞